

後漢書

五十八

宋本後漢書

卷六十一

第八冊

宋本後漢書

卷六十一

第八冊

左雄周舉黃瓊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秦察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宣謂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

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

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

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伏見議

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

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

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

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



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

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

之尚書臯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

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詩云小雅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言

順陰陽和風雨時先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

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東豔門權七子黨進賢愚錯

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

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

為司徒蹶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橋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見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橋音記禹反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

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

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牧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楊雄

長揚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士然克慎

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
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
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
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
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
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

世宗五

紀年

三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
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
鳳皇五

至因以
紀年

漢初至今二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
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
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
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五

皆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

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今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今尹如饑獸

豺虎焉

亡者也。劉放曰注

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焉此誤

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

朞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

毀

離遭也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

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

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踊

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

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斯賤也

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徵調

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

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謂常也而

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
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
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
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用式
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
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寬其負
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
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去云中興也流光垂祚
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
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官豎
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
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

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鏡天

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俟

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

法

法

六

五

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貢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

上

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強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

公府諸生試家法儒用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

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

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

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雉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脩令遷琅

邪都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

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問

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

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

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

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

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弟子
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
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
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
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
立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
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
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
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
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
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
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
上求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
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
不宜追緣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
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
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
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
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
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
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
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
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
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
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
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
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
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
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
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

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灾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除其灾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

公侯

卷之三十一

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灾異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溝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

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昆旨非古典

五雜

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
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
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
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
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
父而又舉直善令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
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
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
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
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
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
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

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
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
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郤曰昔鄭武
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
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類考叔茅焦之言循復
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類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隧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

卷五

卷五十一

十一

行

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郤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張音丑反代郤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張曰朝廷在西鍾下

同類

時非孫程等豈立

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

王為順帝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

韓信彭越吳漢賈復

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

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俟曰

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

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

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

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

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俟乃表諫

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平丘縣屬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

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

御坐以為規誡

章謂所上之書

舉稍遷并州刺史太

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又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

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

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猶是士民每
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
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
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温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衆
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
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
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

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

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
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
三統事見白虎通

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
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

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

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
書曰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羣司素餐食據非其位審所貶

周舉

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
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
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
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
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
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

生輝

卷五十二

十一

成

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
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
帝光武之法而循二秦奢侈之欲內積怨
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
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此行此
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
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

發然也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

周舉

之囚表商容之問出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帝

頤宮之女於諸侯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

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邪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祁雨解見

傳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

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

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

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

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

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

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

前緣木求魚見子墨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速於前人也誠宜推信華政崇道變惑出後宮

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

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

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

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之文也解見郎

也 顓傳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

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

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

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

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

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

別音彼列反

然公卿大

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

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

少

以

十七

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

尉永和元年灾異數見省内惡之詔召公

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

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

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

有反風之應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

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北鄉侯親為

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灾異宜加尊謚

周舉

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
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
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茲
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
命夫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夫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
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
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

卷之二十一 後傳五十二 十八

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
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泊河
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
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
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
會賓客燕乎洛水周官曰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豐於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上自洗濯祓除為大潔也舉時稱疾不
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

周舉

龔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

纂文曰龔露全之挽歌也

崔豹古今注龔露歌曰龔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

時歸太僕張种時

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

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

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

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

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

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

問以變旨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

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

可危懼書曰僭怙陽若

尚書洪範之文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

陽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

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

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

等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
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
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
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
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
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
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
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

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
猾表薦八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
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
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
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光殤帝
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
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
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

曰逆祀也

事見左氏傳

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

先公為萬世法也

左氏傳從祀先公社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

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

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

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

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

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

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

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以光賢哲

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問

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

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戌請蓋於君

君曰昔昔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

之政脩其班制不以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

歸承風帝揚敬聲故曰蒙述也。劉敞故光祿大夫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又少一卒字

周舉性侔夷魚

伯夷史魚也

忠踰隨管

隨會管仲

前授

收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史記

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勲

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

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

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

祉福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

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

之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颺音叶

颺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乃憂為郡將卑身降禮致

於颺颺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

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

莫敢不應唯颺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

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

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

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颺

周羊

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魏曾祖父
楊至魏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
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
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
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
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

進

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
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少嵩陽縣城是也

有司

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
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
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

即事有漸將順王命

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
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論語孔子
曰伯夷叔

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

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

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

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

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

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

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

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

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

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

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

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

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

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

二卦而得一歲未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

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

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

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

黜臣前頗陳灾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

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

朱張柳下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

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

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

董

段

六五

後

佞者三十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

春秋考異
郵曰僖公

之時兩澤不澍比干九月人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
六過自讓紂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五人誅領人
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
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詩以鳥塞無狀也○劉敞曰
注郭都之等案
文多一之字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

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
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
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
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

云外私

長作

大六

俊

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
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
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
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
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
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
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
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

之難終損中興之名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太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太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墾音扶發反 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

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

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

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

頌曰不借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 今廟祀適闕而祈

於心

卷三十一

七

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

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

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

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

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

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 迎春

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

和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

物得以時育生之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乾卦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

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

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
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
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
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

卷九

七十八

七十八

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
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
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特進胡廣太常辛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
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矣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及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
也○劉放曰正文以宜比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

瓊獨建議曰冀前

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

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

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為

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

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

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九萬七千戶冀

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

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求

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

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

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

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

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

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邠鄉侯

文說

云邠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元

邑千戶瓊辭疾

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

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

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

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五侯謂左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

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

火也

火在二

三

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

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

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

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

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

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

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

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

德以輔政念國忘身墮歿為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

坐音才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

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

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

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

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

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

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

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

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

滿其室

殷盛也

富擬土府執回天地言之者

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

怖禍而木舌

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

為龔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

德以輔政念國忘身墮歿為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

坐音才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

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

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

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

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

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

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剗牲天胎則

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

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

尚書周

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

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

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聞邪羣輩相黨自

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

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

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金玉於

沙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

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寇榮傳伯奇至

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

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

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劉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

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

抑無深而不可倫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

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

負豐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

有萬分無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

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

軍謚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

卷三

北史五十一

廿四

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

副本詣公府也

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

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王署郎以高功以次才德尤

黃瓊

異者為茂才四行

久次謂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

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

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

能音乃來反

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

大正

卷五十一

共五

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中末太尉楊賜上書薦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

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乎平
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
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
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
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
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
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
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

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

而前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云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
第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救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
且吾聞之知今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
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
勝乃入其劍焉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解見馮衍傳

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
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
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

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
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

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祿之漢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有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者天子賜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

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故王者得其

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

卷之五十一

後漢書

北七

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

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

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

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

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劉放曰案文當作因時

識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

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

苦八變

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
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
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
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
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漏狹也拂巾衽褐以
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

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
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
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
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
其謇辭舉厝廩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

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

碩大

也陳蕃楊秉馭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

彌縫猶補合也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辨鑒人倫陳

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繫行

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

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

廿九

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

廣雅曰道急也所以傾

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

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約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

下蕃

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

紓解

也音式

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

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



左雄周舉黃瓊傳第五十一

